



第五十八期 · 2014年3月 逢單月發行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脫苦

青楓：有一位朋友，長嘆一聲後說了一句：「人生真苦！」也許他是有什麼感觸，有所思而發吧！請教大和尚，究竟人生最苦的，是什麼呢？

修智：我認為有一項倒真是人生的最苦，但這「最苦」可不是人人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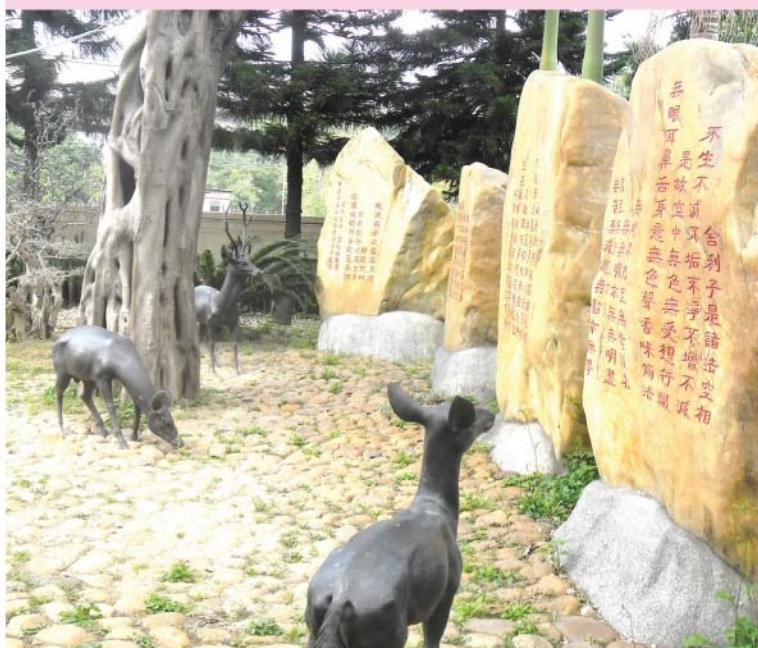
青楓：噯？是這樣嗎？這究竟是什麼苦？

修智：一個「窮」字。窮，是人世間裡的最苦。譬如你想買一件新衣給子女過年，但沒有錢，心裡很「苦」；你兒女眼見別家小朋友有新衣服而自己沒有，他也覺得苦。這個窮之

苦，也不僅是指物質而言，我們的精神生活亦然，我們的智慧才能亦然。人家有智慧有才能，為什麼自己沒有？這也是「窮苦」。

青楓：對，這樣的沒有，就是「窮」，這也是一種苦，是很苦惱的，那麼我們如何解決這個「苦」呢？加倍努力之外，還有別些方法嗎？

修智：要脫苦，則不要再有苦的種子（即是因），例如自己時加反省，而不是怨天尤人。即使理念有異，切忌破壞種種善行。要富足，則必需有樂的種子（因），例如時加祝福成



讀心經

妙法寺裡的心經園，不久前來了三位「不速之客」，——三隻銅鹿。是與真鹿原大小的銅鑄。牠們神態安詳，其中兩隻還面對着那幾塊大石，石上是刻上心經的。於是看起來這兩頭銅鹿便彷彿在讀心經了。

修智大和尚打趣地問：「兩隻鹿在讀經，另一隻低下頭的在做什麼呢？」

「在做什麼？」我說：「不就是在吃草嗎！」

「不是，牠是在讀完經文後低頭思考呀！」

真是有趣的聯想，我也煞有介事地問上一句：

「噢，不知道牠想通了沒有？」

就種種善行。可予財物救助饑渴寒熱等苦，以法布施成就他人學業，增長知識。所以我們只以布施善行便足以離窮脫苦。

青楓：很直接的想法——沒有錢如何布施呢？

修智：我們不是經常說「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嗎？出力也是一種布施，即使我們身體老弱，也可以做信息的傳達者。如果我們有心做善事便一定能做到。布施其實也是一種修福。修福是脫苦的最好方法。讓我講一個故事——話說有兩人落到陰間，閻王問曰：你們投胎各揀一項，「想食人的」呢抑或是「想被人食的」呢？其中一人搶着回答：「當然想食人的啦，那有想被人食的呢？」於是閻王大筆一揮，「想食人的」那一位批到乞丐行列去；另一位接受「被人食的」便批往富有人家裡投胎。怎麼回事？原來你既然「想食人的」，那就行乞吧！「被人食的」呢？因為你富有，能幫助別人，這才可「被人食的」。這幫助別

人不就是離窮脫苦嗎！

青楓：這雖然是一個寓言故事，也頗有道理呀，想起南傳佛教托鉢化緣，這與“行乞”有什麼不同？

修智：南傳托鉢者，是不論過往身份地位，必需放下，且忍辱地托鉢化緣，一則是為了以食物維持自己身體健康；二則以此托鉢因緣，教化眾生成就布施善行。所以修道者須以健康身體，進而用功修持，方不辜負所成就布施善行。

青楓：有沒有談及窮苦的經文可作參考呢？

修智：有，在「金色王經」裡有以下偈語：

何法名為苦 所謂貧窮是

何法最為重 所謂貧窮苦

青楓：「金色王經」這幾句話，說得清楚明白，貧窮之苦，的確是苦，讓我們好好思考一下這離窮脫苦的方法吧！

靈性的寺榕

上一期「妙法」通訊我們介紹了妙法寺裡「雙龍朝拜」的這株大榕樹，不少善信看了嘖嘖稱奇。

今天，不妨讓大家再為這株榕樹「稱奇」一次。

你看這幅圖——是不是有幾根樹幹斜斜橫出？這些樹幹是怎樣形成的？大家曉得，榕樹的氣根是垂落地之後真的是「落地生根」，會慢慢地變成樹幹。

氣根都是垂直生長，偏偏這幾道「氣根支幹」却斜斜地生長起來，包捲在另一樹身上。這便起了支撐作用，承托着上方的樹身生長。

原是垂直的氣根竟會斜斜生長而起承托作用，這棵寺榕真有靈性。



通告

農曆三月初一日至初七日 (3月31日至4月6日)

上午九時 至 下午四時 觀音七及清明法會

冀願護法善信健在者福慧增長 過逝者往生極樂

附荐先親功德，請到本寺辦事處登記。

農曆四月初一日至初七日 (4月29日至5月5日)

上午九時 至 下午四時半 釋迦佛七法會

農曆四月初八日 (5月6日)

上午九時 至 十一時半 釋迦佛誕 浴佛盛典

供燈/供花/供果/供齋功德，請儘早到本寺辦事處登記。

對上了！

馬年來臨前夕，電視上有人擬出對聯，其上聯曰：
馬年馬臨馬料水

下聯如何？請有興趣者湊個熱鬧。祇不過，這上聯出得有點精絕，不容易對得工整！

三馬齊出，其中「馬臨」是前中文大學校長；「馬料水」是地方名，中大校園之地也，而且馬臨這個臨字還是一個動詞。

下聯如何是好？

有善信撥來電話說他「對上」了。——嘩，有料！促他快快道來。

這位善信的下聯是：

吉時吉臻吉慶園

如何？三吉齊來，馬年對吉時，這位善信亦謂：他有一位朋友就是姓吉名臻。（臻，粵音津，解作至。）看來，這位善信的朋友或許是內地人吧？內地人喜歡用單字作名，而又喜歡與姓氏合成一有意思之詞語，譬如姓“高”，可能會單名“中”，或者單名“升”，於是合起來便是“高中”、“高升”。看來“吉臻”這姓名也有此意。上聯“馬料水”，下聯“吉慶園”，同是香港新界之地方名，很有心思。

馬年馬臨馬料水

吉時吉臻吉慶園

果然好對！各位善信，如果你有好心思，請來函湊個熱鬧！

大醫王

雜阿含經第389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柰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法成就，名曰大醫王者，所應王之具、王之分。何等為四？一者善知病，二者善知病源，三者善知病對治，四者善知治病已，當來更不動發。

云何名良醫善知病？謂良醫善知如是如是種種病，是名良醫善知病。

云何良醫善知病源？謂良醫善知此病因風起、痰癰起、涎唾起、眾冷起、因現事起、時節起，是名良醫善知病源。

云何良醫善知病對治？謂良醫善知種種病，應塗藥、應吐、應下、應灌鼻、應熏、應取汗，如是比種種對治，是名良醫善知對治。

云何良醫善知治病已，於未來世永不動發？謂良醫善治種種病，令究竟除，於未來世永不復起，是名良醫善知治病，更不動發。

如來、應、等正覺為大醫王，成就四德，療眾生病，亦復如是。云何為四？謂如來知此是苦聖諦如實知、此是苦集聖諦如實知、此是苦滅聖諦如實知、此是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

諸比丘！彼世間良醫於生根本對治不如實知，老病死憂悲惱苦根本對治不如實知；如來、應、等正覺為大醫王，於生根本知對治如實知，於老病死憂悲惱苦根本對治如實知，是故如來、應、等正覺名大醫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青楓：雜阿含經第389經講述的大醫王，我覺得很有意思，把身心兩種病的對待都扼要地提出來。

修智：是的，很重點地提了出來。世間之良醫，知悉身體有甚麼病，知病情、知病源、知如何對治，以及知悉是否已根治且不會復發。這是我們對身體的治理方

法。但對心的治理又如何呢？俗語所謂：“心病還須心藥醫”！人生有八苦，執着、放不下、起貪念等都是心苦，世尊就教導我們用八正道去對治這心病。

青楓：好一句“心病還須心藥醫”，世尊向我們提供八正道這帖心藥是何等的重要！



眾緣和合

今天，從早晨起就大雨滂沱，路邊四個賣小吃的小販因此一直無生意。

快到中午，賣烤餅的大概是餓了，就吃了一塊自己烤的餅。他已烤好一大堆餅，兩天裡反正也賣不出去了。

賣西瓜的坐着無聊，也就打開一個西瓜來吃。

賣辣香腸的開始吃辣香腸充饑。

賣楊梅的也只好吃楊梅了。

雨一直下着，四個小販一直這樣吃着。到後來，賣楊梅的吃得酸極了，賣辣香腸的吃得辣極了，賣烤餅的吃得口渴極了，賣西瓜的吃得肚皮漲極了。

這時從雨中嘻嘻哈哈走過來四個年輕人，他們從四個小販那兒把這四樣東西都分別買齊了，坐到附近的亭子裡吃，有香有辣，有酸有甜，味道配合得好極了。

獨木不成樑；世界是多元的。我們不能離群獨處，也不必要求每個人都和自己一樣。語云：天生我才，必有所用。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性格和貢獻，就像我們手上的五根指頭，各有用途，各司其職。當五根指頭合攏成一個拳頭時，手的力量就更大了。因此，在群體生活中，我們應互相合作，充份發揮團隊精神。團結就是力量；只有眾緣和合，始能成就事業。

李焯芬（香港佛教學院院長）



「思念」與「斷片」

與一位闊別二十多年的朋友，通上電話。本來是興高采烈的，就因為他二十多年前移民澳洲，最近返港，我通過另一位朋友而獲知他的電話，近三十年了，聲音沒有變。

可是，三言兩語之後我的心冷了大半截。起初，他是那樣熱誠，像忽然接到老朋友來電的那樣熱誠。一分鐘之後，我曉得了，他是「利用」這一分鐘時間在努力「搜畫」。——究竟這來電者是誰？

當我感覺到這麼一回事之後，也隨即客氣地表示：沒什麼，沒什麼，祇是很久沒見，知道你回來了，撥個電話來問候一下罷了！……好好，過些日子我們再聯繫！

就這樣掛上電話。換了別人，也許心裡有氣；這傢伙怎麼變得這樣冷漠，連我也記不起了！

我倒是平心靜氣地思考這問題——想通了，不禁啞然失笑。

首先，我與對方的所謂朋友，是工作上的。那時候大家因工作關係而彼此來往，他是電視台部門大主管，我與他當時的關係是可以不用通傳而直進他的辦公室，而且可以在他辦公室裡切磋畫藝。

闊別三十年了，他（當年的影像）不時在我腦海裡浮現，樂滋滋地回想起那一段交往的日子。

——問題就在這裡。

三十年來你不斷地回想，表面上好像仍然很熟落，三十年前就仿如在昨天。但對方呢？三十年來已經「斷片」，你早已慢慢消失在他的記憶裡。

這裡沒有對與錯的問題，這祇是自己不斷地思念着而錯覺地認為「還很熟落」，如此而已。

我相信很多時我們都會遇上類似的情景，不論你是「思念者」還是「斷片人」。明白了祇是這麼一回事之後，心，便釋然了。

陳青楓（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

五百羅漢圖展

年前，本寺邀請近四百位畫友合作繪寫五百羅漢圖，此為空前創舉。此五百羅漢圖早已鑲嵌在蓮花大殿的佛座上。

今天，我們也把五百尊者圖結集成書，以此敬贈各位繪畫畫友及供奉者。

與此同時我們也舉辦了一個圖展，在本寺藝廊展出，信眾於新春期間遊寺院時，也多一個難得的觀賞項目。

妙法寺這五百羅漢圖很有點與別不同，我們除了參考過往一些羅漢圖樣之外，更重要的是邀請香港眾多畫友共同參與，結合自己的心意而“再創作”地繪畫。能有近四百位畫人共同創作一個項目，特別是全以人物為主的羅漢圖，可以說是前所未有之事。我們都很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願所有參與者包括供奉者、贊助製作畫冊者以及繪寫的畫友們，身心康泰，六時吉祥！



衍陽法師的 “畫路修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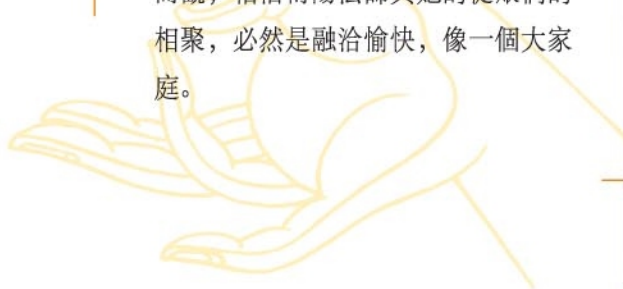
日前，香港中央圖書館有一場書畫義賣，為能仁書院籌款，是由大覺福行中心主辦，主要是衍陽法師的作品。也通過這次義展義賣讓我們較全面地認識到衍陽法師的書畫藝術。很好，那些簡潔、洗煉的筆墨，令觀賞者看了不僅心生歡喜，更進一步的「氣定神閒」。

請教衍陽法師：「師承哪位？」她表示：「祇是自學，沒有師承！」我們倒可以在她的作品裡，無論是自成一格的書法，還是風竹、淡菊以及笑口常開的彌勒佛，都可以看到她其實是在「畫路禪行」，藉此而作為一項修行吧！很好、很好，要多向她學習。

在展場上，看到衍陽法師一幅「心經」作品，可以用「趣味橫生」來形容吧。她可不是「一本正經」地書寫，而是像畫圖那樣「繪寫」起來，橫的、緊的、拉長、縮點，充滿童真，其中一個「色不異空」的「異」字，她不是寫字，而是畫一個「公仔」，這個「公仔」的造型細看上去，其實也是一個「異」字。

就是這幅「心經圖」讓我多想到一些問題，今時今日我們要學習佛理、宣揚佛理實在用不着「板起臉孔」、「正襟危坐」，也該從多個角度生動活潑地傳達信息。

這才是真正的與時並進。準此而觀，相信衍陽法師與她的徒眾們的相聚，必然是融洽愉快，像一個大家庭。





壇經密碼之三

“六祖壇經”，簡稱“壇經”。

此“經”對於佛教來說，真是繞有深意與新意的別具一格。但如果說它“離經叛道”，則似乎過火。它不但沒有違背佛教精神，且能結合實際而大大地有所發展。時下注釋“壇經”的著作，沒有一百本亦有數十了，筆者倒想試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這本影響深遠的真正巨著。

青楓謹識

立師威

「壇經」裡有些言語，看來都是惠能弟子們假借「師父之言」而說的，以惠能的個性與修為，不會有這樣的語氣吧？譬如「頓漸品」篇裡，神秀着弟子志誠前往曹溪，了解一下惠能如何教導。

師（惠能）曰：「汝師若為示眾？」對曰（指志誠回答）：「常指誨大眾，住心觀淨，長坐不卧。」

師曰：「住心觀淨，是病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卧，死去卧不坐；

一具臭骨頭，何謂立功課？

惠能大師的道理，「很有道理」。但這樣的語氣對答，却「不像惠能」，看來都是他的弟子們為了「立師威」而有所改動。像這樣的「改動」在壇經裡也着實不少，而且其寫作手段，往往都是「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突出師父惠能的卓爾不群）。

「機緣品」裡有這樣的描寫——

智焜在五祖處參禪廿載，以為已學得「入定」之法，遇上惠能徒弟玄策，對禪定却有另一番說法，於是請引見其師。惠能說上一番話之後，智焜頓然大悟，之前的廿載所學，變得無甚是處。「寫作」壇經者真是小說高手，我們彷彿在看武俠小說，先由徒兒

出馬，令本來已是高手（習武廿載）的對方，無從招架；到見得師父，僅聽其師短短一番話，立即大徹大悟。這一段話，何其了得？

「作者」擅長烘托，此刻更製造「高潮後的高潮」：在智焜聽惠能一番話而大悟後，接下來居然有這樣的描寫——

其夜河北土庶，聞空中有聲云：「焜禪師今日得道！」

——嘩，厲害！整個地區，無論是官員還是百姓，都聽到這「空中之言」。所謂「空中之言」究竟是「誰」之言？不言而喻矣！

這看來都是無中生有的生花妙筆，既然僅僅聽一席話便徹悟且即時得道，那麼，說出這一席話者不就是高手中的高手嗎？以今天的「學府」來說，那是「教授的教授」了。

曲筆吹捧，是壇經寫作的一大特色。

「立師威」，彷彿這是長期以來人們寫「傳」的習慣，惠能的徒弟如此，徒弟的徒弟亦然。——好，讓我講下去！

神會是惠能十大弟子之末。這是有根據的，法海紀錄的壇經（敦煌本），有這樣一句——

「大師遂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智常、志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神會。……」

這裡並無聲明甚麼排名不分先後，按一般習慣，都會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自然地排寫下來的，由此見得，神會是十大弟子之末，事實上他也是最年輕的，所以當時有「神會小師」之句。

可在後來另一個版本裡，神會的「地位」提高了，排名僅在法海、志誠、法達之後，是第四位。

這「修改版」即使不是神會自己「立威」，也是他的徒兒們為師立威而修改的吧？後來的壇經版便出現這樣的句子——

祖師滅後，會（神會）入京洛，大宏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於世，是為荷澤禪師。

荷澤禪師便是神會。插上這樣一句，為誰說好話不就很明顯了嗎？作為紀錄惠能大師言行的「壇經」

，又怎麼會有這樣的內容！

說到「立師威」，我們倒要欣賞的一點，是神會的確做了不少功夫，他在「無遮大會」上與神秀弟子們的爭辯，為師父惠能的「頓教」作出了十分有力的雄辯。這一場「無遮大會」就好像武俠小說的「武林大會」，十分精彩。神會這樣力爭，真是「一為神功，二為弟子」，——為了師父也同時為自己，師父既是確定為六祖的話，則自己便順理成章地「繼位」，最少也可以成為人們心目中的「七祖」。

這樣的心意也是容易理解的，但如果像胡適先生說「壇經」是神會所作，這似乎真的太偏離了，難怪此言一出便遭群起而攻之。「壇經」肯定不會是神會所作，但「各取所需」地有「神會系」的修改版倒是肯定的。

神會的「谷底反彈」

神會自開「無遮大會」後聲名大噪，「南宗」更見興旺，「北宗」一些人看在眼裡，很不是味兒，於是向朝廷誣奏，說神會聚眾，有謀反企圖。這還得了？兩年之內，神會被貶至四個地方，那時他已七十歲。從高處一下子被拋落谷底，不也正是「人世間」常見之事嗎？教人更唏噓的倒是神會的「谷底反彈」。原來，那時是剛平定安祿山之亂，國庫空虛，如何是好？有人便建議納錢度僧。

何謂納錢度僧？即是賣度牒，有度牒在手便等於合法出家。

「出家」之後有什麼好處？可以免徭役、免繳糧納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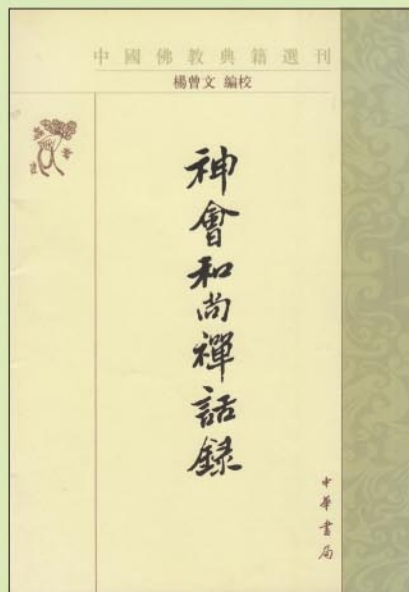
神會既然是聲名響噓的高僧，號召力特強，於是由他出面辦這樁事。錢財滾滾入庫房，為國家立下大功。

皇上對他也另眼相看了，詔入內供養，且是從三品大官，掌管宗廟建築，神會風光再現，東山再起。可惜已是黃昏歲月，沒幾年，他便走了，七十五歲圓寂。（胡適的研考，說神會歿於九十二歲，他把神會定為公元六六七至七六〇年，但根據神會門人的紀述，則神會是六八四至七五八年，是七十五歲。）

神會從被誣遭貶，到有利用價值而再被朝廷起用，所謂納錢度僧這麼公然行賄、公然作弊、公然的官僧勾結……人世間如此，佛門又豈能倖免？一切都是身不由己，除非你不走入紅塵、不食人間烟火，否則都不免有這麼一場紅塵錯夢。

神會原是神秀弟子，兩年後追隨惠能。他膽敢在「無遮大會」（無人數限制的聚會）挑戰當時得勢的北宗，的確是「大件事」。

有關神會這位荷澤大師的種種事跡與傳聞，中華書局出版了一本「神會和尚禪語錄」，搜集資料甚豐，可資參考。



大畫有大氣的林勇遜



林勇遜與他的山水作品

不懂「姓名學」，但總覺得一個人的姓名，特別是「名」，對他的一生行為處事有着無形的、潛在的影響，名字叫「卓越」的則從少年、青年以至人到中年都無時無刻不與「卓越」兩字糾纏不清，好的來說，是有所謂鼓勵作用；不好呢？則往往在「卓越」的影響下自卑起來。

俗語說，「唔怕生壞命，最怕改壞名」，這也實在有幾分道理。

說了這麼一大堆「無厘頭」之言，所為何事？——就因為看到畫友林勇遜先生的姓名有感而發。這名字使人想到「勇於謙遜」，而恰恰林勇遜的做人處事，甚至他的作品都透出這樣一種信息。林勇遜謙謙君子，絕不對自己的作品大吹大擂，他是沉實地、默默地做自己的功夫。

他的畫室，是我接觸過的畫友中最為窗明几淨、清雅悅人的畫室之一（另一個留下深刻印象者，則是區大為的畫室，「書香」撲鼻而來）。林勇遜授畫之餘，最大的樂趣就是寫畫了，而且寫了不少大畫。不論是山水還是掠海而飛的雄鷹，都來得那樣大氣淋漓。林勇遜是王蘭若弟子，但他作品的氣魄在今天又似乎比老師躍前一步了。

我們常見的「大畫」，往往是零碎的拼湊，並沒有一個整體的布局。一幅出色的大畫，不僅要氣韻生動，而作品本身更蘊藏着像寫文章的「起承轉合」。

林勇遜的畫作除了大畫的真有大畫格局外，

也可以看到他原有紮實的寫實基礎，但重要一點，甚至可以說是卓越的一點，是他能「化」掉這「寫實」而真正融入國畫的意境中去，——這同樣是絕非容易之事。

近幾個月來，每次見到林勇遜大兄，他總有這麼一句話：「你什麼時候搞一個全港性的大規模禪畫展呀，會很有意思，我全力支持你！」

得林先生這樣說，當然十分感激，不過，我希望的是搞一個真真正正的禪畫展。

禪畫，不同「宗教畫」。

寫罷本文，翻看一下林先生一本「小品式」的畫

集，集錄的都是一些與寫生緊密結合的「小品」，這裡並無收錄大畫，雖然如此，我看了之後也頗有感觸，——有好些畫友對寫生、對大自然的觀察並不重視，祇是「低下頭去」臨摹老師的畫而已，這怎麼可以「創出一片新天地」呢？像林勇遜那樣已有數十年繪畫經驗，而且早已桃李滿門的了，但還經常的走向大自然吸取養分，這種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圖中這幅「海鷗飛處」動感十足，沒有相當的造型基礎恐怕也難繪畫得好。

陳青楓



心中的宇宙

——讀莫王志玲的山水畫



有些畫友寫畫，十年如一日，——且慢，不是說孜孜不倦、勤奮好學的「十年如一日」，而是說：不思不索地十年如一日的寫着同樣的畫，十年下來，還是原地踏步。

這是極不想見到的，這也是筆者時刻警惕着自己切勿墮入羅網。

正如電視劇裡黎耀祥感慨地說：「人生有幾多個十年！」是的，十年復十年，歲月就這樣無聲消逝！我們這些喜歡寫畫的畫友們，並不甘心於這樣「風平浪靜」的平伏，總是希望抓緊時間好好地向前推進的，不一定是「奮進」，即使是蝸牛移步的慢，也能慢出一個距離來。

說上這麼一段感慨話，是因為看了畫友莫王志玲最近的一些作品。三年了，三年前在「澄」畫會的畫展上看到她的山水，總覺得隱隱然有一股「霸氣」，大抵這是她「工作心情」仍未放下，那時候，她應該是剛從「職場」上走下來。三年後再看她的畫，變化頗大，那股所謂「霸氣」不見了，換上來的，是大刀濶斧下的利落，在這利落中又孕育着一份溫柔，像辛棄疾詞的風格。

今天，特地選刊莫王志玲這幅「夏山欲滴」圖，在粗放與婉約間取得和諧。讓觀賞者看得舒服！

王志玲在畫展畫刊上寫了一句感言：

「深感宇宙之浩瀚，大自然的奧妙，望以禿筆水墨遨遊萬里山川！」很多畫友都希望能「行萬里路，繪萬里畫」，較少會把「深感宇宙浩瀚」放在首位的。我們寫山水畫，眼前的山山水水，祇不過是媒介，是一種表達的手段吧！

真正的着眼處，該放在「宇宙之浩瀚」，這是「心畫」，心中的宇宙與大自然的宇宙融為一體，這是我們追求山水情懷的至高境界。

願與共勉！



十駿圖 (五絕十首)

——劉修婉——

(1) 駑馬十駕

路遙駑馬憧，顛躓復龍鍾；
十駕積跬步，誓登翡翠峰。

(2) 古道西風瘦馬

古道夕陽斜，西風數點鴉；
沙場歸瘦馬，昂首馭彩霞。

(3) 老馬識途

跋涉在江湖，天寒隻影孤；
霧霾迷曲徑，老馬忻識途。

(4) 馬失前蹄

馬疾失前蹄，驕軀委淖泥；
何須憐惜意，躍起與天齊。

(5) 騅不逝兮可奈何

兵敗垓下歌，霸王呼奈何；
時乖騅不逝，厲嘯撼江波。

(6) 駿骨牽鹽

轅車上太行，絕巘道危難；
駿骨牽鹽苦，心寬步履安。

(7) 老驥伏櫪

鐵馬金戈夢，疆場拚戰功；
那堪長伏櫪，老驥嘶晚風。

(8) 天馬行空

天馬欲行空，十年先煉功；
苦心乏筋骨，靈巧借東風。

(9) 伯樂相馬

驂騑千里馬，伯樂萬中求；
為報隆恩典，馳驅步不休。

(10) 春風得意馬蹄疾

飛騰向隴陂，野曠佳氣多；
得意馬蹄疾，春風鳴玉珂。



太古城商場展出之駿馬圖

〈後記〉

2014年1月18日，周末。回家既晚，無心開卷，因呆坐而呆想。

想起蛇年如蛇，倏忽消逝無踪；馬上就是馬年，更是白駒過隙。

人生何其匆匆，驟覺閒愁襲來，不由輕吁暗嘆！

古有少年，為賦新詞強說愁。

此時的我，則因新愁強賦詞！

既為馬年應景，遂選好馬三匹，好語三句，試成五絕三首：「倚馬可待」，「天馬行空」，「老驥伏櫪」。

書罷入睡。大酣既覺，似醒非醒之際，腦際茅塞頓開：馬的世界，必如人的世界。

有聰明者，有頑劣者；有欣喜事，有沮喪事；有成功時，有失敗時。

若皆天馬行空，志在千里，或可自欺欺人，卻難欺馬！

一時，似乎看到“馬們”撇嘴：“吾等馬們，一如汝等人們。芸芸眾生，悠悠一世，日日負重，碌碌奔忙。

一樣不如意事常八九！哪有個個天馬行空！

只是，吾等馬們，負轅在肩，從不怨悔；衝鋒在前，絕不懦怯！不象汝等人們，豪言壯語，卻總畏首縮尾；眼高手低，盡愛怨天尤人。”

屬於“人們”的我，太多因頑劣而失敗沮喪的經驗，歷經順逆，終漸明白：上天對人，其實只設基本標準：努力過，便是好人。

故人對馬，也應只設基本標準：努力過，便是好馬。

是則，駑馬、瘦馬、老馬、失蹄之馬、失敗之馬、負重之馬、伏櫪之馬，與那天馬、千里馬、得意之馬，皆屬好馬。

馬們，歷程雖異，驕傲一也！

當其揚蹄奮進，便是天際之下，一道道奔騰的亮麗色彩！

稱之良駿，是對眾生的平等敬待，對生命的衷心敬仰！

十者，全力。特選十馬，作〈十駿圖〉，乃一慣於自嘆自憐之人，欲借駑馬、瘦馬、老馬、失蹄之馬、乃至失敗之馬，其平淡卻真誠之言，得些自信，以為自勵，重新領悟生命的平淡和精彩！

最早所作之〈倚馬可待〉，主角是人，非關馬事，故抽出置後。

人的可笑，再次得証：虛擲一年，仍彈古調，效顰古人，說甚“倚馬可待”！

馬們必是窃笑；更學人話，反唇相譏：“是可待，孰不可待？！”

〔題外一首〕倚馬可待

匆匆又一年，願望事如煙；

倚馬如可待，何時成美篇。



佛心

「佛」，你有沒有見過這個字？——好像見過，又好像從沒有看過，但總是有「似曾相識」之感。

我相信你是從沒有遇上這個字的，這祇是筆者杜撰而已。但為何又會令你有似曾相識之感呢？看來最大原因是我們今天談佛、講佛理，十之八九都會與「心」連繫起來，「即心即佛」、「一切唯心造」；金剛經裡的著名句子「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講的也是一個「心」字，所以，今天談論佛知識而不涉及「心」者，是無可能之事。

這個「佛」字，在今天如果寫成「佛」，則不少佛理便不必花太多唇舌去說明了，一看這個「佛」字便心裡明白，而且心生歡喜。

讓我們進一步理解這個「心」字，有些與心有關的字本來就把「心」字寫在下面的，如「憂心」這個「憂」字，本來寫作「𢛑」；平常心這個常字，也寫作「惓」後來都熟習了，也就不用「多此一心」。我們對這個「佛」字，也不妨作如是想、如是觀。

妙法通訊流通處

元朗三聯書店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63號

友生昌筆墨莊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

文聯莊
香港中上環永吉街29/30號恒豐大廈2樓

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

佐敦商務印書館
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

康怡商務印書館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

屯門商務印書館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22舖